

纪埃村语言使用状况调查研究

吴世情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0日

摘要

纪埃村是一个侗族聚居村, 内部交流皆使用侗语, 侗语保存较好, 但在年轻一代中, 已开始出现侗语、普通话和汉语方言并用现象, 侗语的使用空间受到挤压。笔者通过田野调查考察纪埃村的语言使用状况, 发现纪埃村侗语传承呈现情感认同强烈、价值认同较弱、使用场景萎缩的三重特征。本文认为, 这是当地物质环境、人口主体环境以及文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为加强纪埃村侗语的良性保护与传承, 当地政府和村民应当协同起来, 通过健全侗语保护机制、提倡校园双语教育等措施, 及时干预与挽救当前情况, 促进侗语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侗族, 侗语, 语言使用状况, 语言传承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n Language Usage in Ji'ai Village

Shiqing W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August 5, 2026; accepted: August 28,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0, 2026

Abstract

Ji'ai Village is a settlement predominantly inhabited by the Dong people, where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community relies entirely on the Dong language, which remains well-preserved. However,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ere is a growing trend of co-using the Dong language alongside Mandarin and other Chinese dialects, leading to a decline in its usage. Through field research on language use in Ji'ai Village, the author identified three key characteristics of Dong language preservation: strong emotional attachment, weak value identification, and a reduction

文章引用: 吴世情. 纪埃村语言使用状况调查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9): 256-263.

DOI: 10.12677/ml.2026.149921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is phenomenon, the study argues, results from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the local physical environment, demographic composition, and cultural context.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preserv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Dong language, local authorities and villagers should collaborate by establishing robust protection mechanisms, promoting bilingual education in schools—taking timely measures to address current challenges and foster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Keywords

The Dong People, The Dong Language, Language Usage Situation, Language Heritag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侗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分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两大方言区。南北侗语差别较大，其中南部方言区受汉语影响较小，保留古侗特征最完整[1]。贵州省黎平县水口镇纪埃村所使用的侗语，正属于保存度较高的南部侗语。随着社会的发展，侗语受普通话与当地汉语方言接触影响越来越大，声调种类逐渐减少，很多的古词汇已经失传，取而代之的更多是汉语借词。从整体趋势看，侗族语言文化呈现明显的汉化与简化倾向，其历史独特性、文化完整性与交际功能均面临消解风险。

语言活力理论是理解少数民族语言存续状况的核心理论框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评估框架从代际传承、使用人口、功能域、社会态度、书面与教育支持等维度判断语言生命力[2]。近十年来，国内学界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的研究已形成较为系统的学术脉络：在宏观层面，学者们围绕壮、东乡、纳西、羌族等民族语言展开濒危程度评估，揭示语言接触、语言态度与城镇化之间的因果机制；在区域与个案层面，大量田野研究证实：少数民族语言普遍面临“家庭传承减弱－校园使用受限－公共场域让渡－青年群体转用”的衰退路径。与此同时，双语教育研究也从“政策－实践－效果”三维度展开：国家通用语与民族语并行的双语模式被视为提升语言活力、实现文化传承的关键路径，但在实际落地中仍面临师资、教材、教学模式与社会认同等现实制约。以往研究多聚焦侗语北部方言或较大聚居区，对南部侗语小型村落、尤其是以母语为家庭传统的本土社区的微观实证研究仍相对不足。因此，本文基于语言活力理论，以笔者家乡纪埃村为田野点，对纪埃侗语的使用现状、代际差异、语言态度与传承困境展开调查与分析，为侗语南部方言提供微观实证依据，也希望引起人们对侗语保护的重视，为侗语传承、双语教育优化提供现实参考。

2. 纪埃村及其语言使用状况

纪埃村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水口镇的一个侗族聚居地，位于水口镇西部，平均海拔 460 米，距镇驻地 8 公里。全村辖纪埃、下能少、登大、平信 4 个自然寨，8 个村民小组，共 198 户，人口 886 人，基本上都是侗族，有极个别嫁进来的其他民族的姑娘。纪埃村内部使用侗语交流，只有在跟外族人交谈时才会使用普通话或当地汉语方言。近年来，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教育的全面普及，村民的母语、兼用语等使用情况逐渐拉开差距。下面以纪埃村为调查点，对侗族母语、兼用语以及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状况等方面做具体的分析。

2.1. 母语使用状况

笔者根据语言学家戴庆厦的方法，在斯瓦迪士 200 核心词的基础上将侗语核心词汇增至 400 词，并对纪埃村 60 名 6 岁及以上村民进行 400 词汇测试，以此来检测纪埃村村民的母语水平。笔者在 4 个年龄段(6~19 岁、20~39、40~59、60 以上)中各抽取 15 人进行测试，测试水平分为 A、B、C、D 四个等级，其中 A 等级表示熟练，B 等级表示一般，C 等级表示差，D 等级表示不懂。本次测试结果(见表 1)显示：65%的村民能够熟练使用侗语。其中，40 岁及以上侗族村民普遍可熟练掌握侗语；6~19 岁年龄段村民中，大部分人对侗语的掌握程度一般，存在完全丧失母语能力的情况。综合来看，纪埃村村民的语言使用呈现以下特征：

Table 1. Ji'ai Village dong ethnic group's native language usage table
表 1. 纪埃村侗族母语使用情况表

年龄段(岁)	人数	熟练(A)		一般(B)		差(C)		不懂(D)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6~19	15	3	20%	9	60%	2	13.3%	1	6.7%
20~39	15	9	60%	6	40%	0	0%	0	0%
40~59	15	12	80%	3	20%	0	0%	0	0%
60 以上	15	15	100%	0	0%	0	0%	0	0%
合计	60	39	65%	18	30%	2	3.3%	1	1.7%

首先，人们对于词汇的掌握程度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虽然 60 名受访村民中有 57 人的母语水平都在等级 B 及以上，但是不同的年龄段对于母语的掌握程度不同，差别也较为明显。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基本全部掌握 400 个核心词汇，母语保持状况最佳；39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测试成绩大部分达到 A 等级水平；20~39 岁这个年龄段较 39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母语水平为 B 等级的人数增多；6~19 岁这一年龄段的侗语水平出现了偏差的情况。由此可见，20~39 岁这个年龄段正是侗语水平的一个分水岭，随着年龄渐小，母语掌握能力也逐渐减弱。

其次，母语的语音也存在代际差异。在 400 词中存在一词多音现象，这种现象主要表现为中老年人与青年儿童读音的差别，儿童、青年由于学校教育、外出务工等因素需要长期说普通话或汉语方言，其语音逐渐简化，并向汉语方言和普通话靠拢，而中老年人由于长期待在家中，少与外界接触，便没有说方言或普通话的必要和机会，语音面貌自然保存得较完好。例如“裙”，中老年人还保留着较为古老的读音[whən³²³]，而青年一代普遍读成现代汉语借词[tchin³¹] [3]。

总的来说，纪埃村侗语保存状况较好，但仍然有一些突出问题：低龄人群的母语能力明显不足，语言和文化的代际传承正面临挑战。这部分人群多在乡镇、县城或外地上学、工作，日常生活中使用母语的时间非常少，这样长期缺乏母语使用环境会导致其母语能力逐渐弱化。

2.2. 语言兼用状况

从地域分布可以看出，侗族一直与汉族等民族有着不同程度的接触，这种物理的接触最终影响到语言的接触与融合，于是纪埃村呈现出侗语、汉语方言和普通话三种语言并存的现象[4]。笔者对以上 60 位纪埃村村民以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了他们的语言兼用状况，具体表现为村民主要兼用侗语和普通话。其中，6~19 岁年龄段的村民全都使用汉语普通话，对母语侗语的使用比例也很高，40~59 岁和 60 岁以上两个年龄段的村民全部使用侗语，但对于普通话的使用，40~59 岁年龄段的人数相对占据明显优势。使用频

率最低的是当地汉语方言，会说汉语方言的村民占 38.3%，人数随着年龄的增加呈现先增后减趋势，其中 20~39 岁的年轻人使用汉语方言的人数比例最高，6~19 岁年龄段的人次之，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只有极少部分能使用汉语方言。这是因为村内只有幼儿园和小学，小孩子到初中年龄就必须到镇上或者县城里的学校继续求学，而镇上和县城里的通用语是当地汉语方言——黎平话，所以孩子们待久了就自然而然学会了黎平话。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一直住在村里面，极少有机会到镇上和县城里面生活，自然接触不到黎平话，也没有学习和使用这种语言的需求。

2.3. 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状况

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在不同的场合有不一样的选择。笔者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以上 4 个年龄段的共 60 名村民进行语言使用场合情况的调查，总体而言，6~19 岁的村民已形成侗语与普通话并用、以普通话为公共通用语、侗语集中于家庭与同族私密场景的双语使用格局。20~39 岁的村民呈现出侗语稳固、双语成熟、地域方言参与交际的稳定格局，与 10 岁儿童形成明显代际差异。40~59 岁的村民侗语稳固、语言使用高度统一，是侗语保持最好、语言习惯最稳定的一代人。60 岁以上的村民不论是在村寨内部，还是在村寨以外的场合都说侗语，呈现出侗语单一主导、全程母语交际、几乎不使用普通话的语言使用特征。总之，侗语在不同场合的使用呈现出家庭内部强保留、传统场景高活跃、公共与教育场景普通话主导、代际与地域差异显著的特征，整体是侗汉双语并行、侗语向核心生活场景收缩的格局[5]。

3. 影响纪埃村侗语使用的主要因素

3.1. 物质环境

3.1.1. 地形闭塞

纪埃村地处偏僻山区，四面环山，交通不便，外来流动人口少，村民日常交际往来仅限于村寨内部或周边侗寨，很少使用甚至无需使用汉语或方言。同时，自然地理环境的天然隔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语言的隔离，纪埃村的侗语与汉语、苗语等语言隔绝，语言接触的可能性降低，侗语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很少被汉语等其他语言影响，这有利于保留古侗语语音和传统词汇。但是，地理隔绝在保留侗语古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这种依靠地形形成的语言保护模式不利于侗语的持续性发展，长此以往会导致侗语词汇发展滞后，语言活力降低，侗语的社会交际功能持续弱化。

3.1.2. 生产生活方式单一

纪埃村闭塞的地理环境固化了侗族的生产生活方式，长期以来，村民们靠着在山地田间农耕劳作维持生计，自产自销，日常聚居于干栏式房屋，依托鼓楼开展集体活动，对外物资交换较少。这种单一的生产生活方式一方面有助于保留农业生产、房屋建筑等民族词汇，另一方面使侗语发展停滞，缺乏活力。随着社会的发展，互联网、服务业、现代商贸等新事物不断涌现，当务工、现代产业进入村寨，原有的生产模式被打破，大量传统词汇、术语将失去使用场景，青少年也转向使用更适配现代社会的汉语或汉语方言，侗语的使用频率逐渐下降，侗语传承将面临传承主体断层的风险。

3.1.3. 经济发展

近年来，受交通、经济、城镇化发展等影响，村里大部分年轻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其幼年孩童跟随到外地读书，一些青少年儿童也多到镇上和县城里的学校就读，少部分村民被安置到乡镇或集中安置社区居住，部分侗族群众与汉族等其他民族形成杂居状态。这使侗语逐渐从村寨公共交际语言退缩为以家庭内部使用为主的内部语言，居住在村寨外的侗族群众，通常只有在与家人、同乡通话时才会使用到侗语，其余时间使用汉语方言或普通话。侗语的使用场合、使用频率与使用时间不断减少，使用空间持续收缩。

3.2. 人口主体环境

纪埃村作为一个典型的侗族聚居村，全村人口 99%都是侗族人，只有极少数嫁入的汉族或苗族姑娘，侗语使用人数接近 100%，人们在日常生活全部使用侗语，侗语古词汇、土语特征保留较完整。近年来，随着青壮年外出求学、务工，大量人口外流，村寨人口主体老龄化、空心化，侗语使用人数缩减，母语代际传承断裂风险上升。从纪埃村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结果来看，青少年的母语水平虽然不低，但较中老年已经大幅下降，且兼用汉语和方言已呈现出扩大使用场合的现象，侗语作为主体语言的地位受到挑战。

3.3. 文化环境

3.3.1. 教育普及与普通话推广

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深入纪埃村使村内小学更加完善，更多适龄儿童进入课堂接受系统的教育；普通话的推广让普通话成为课堂的唯一教学用语。二者的结合打破了纪埃村地理闭塞带来的语言闭塞，为村民的生活带来众多便利。但是，校园单一的汉语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压缩了侗语的使用场合，孩童们只有在家才有机会说侗语，侗语的表达能力不断弱化。对于低龄的儿童来说，长期处在普通话的环境中，导致听得懂侗语但无法流利表达甚至不会说的情况，母语代际传承出现断裂。此外，由于长期接触汉语普通话，现在很多学生在日常中混用侗语和汉语，一些传统侗语词汇逐渐被汉语词汇替代，发音和语法句式也不断向汉语靠拢，侗语面貌发生转变，与老一辈的侗语逐渐分层。

3.3.2. 民俗文化兴盛

文化是语言生存发展的土壤，文化塑造语言。纪埃村民俗文化兴盛，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侗语的保护与传承。纪埃村内部重视传统侗族民俗，祭祖、节庆、婚嫁、丧葬等传统仪式流程完整，为侗语提供了稳定的公共交际场景。侗族大歌、踩堂歌、拦路歌、敬酒歌等口头文学传唱频繁，各类传统祝词、民俗专有词汇在集体中反复使用，不仅完整保留了侗语独特的词汇系统，而且维系了侗族的口头文学体系。鼓楼、戏台等民俗空间持续利用，为侗语的保留和传承提供了更多的物质保障。

3.3.3. 语言观念与态度

Table 2. Survey questionnaire on language attitudes among villagers of Ji'ai Village
表 2. 纪埃村村民语言态度调查统计表

题目	选项 A 人数	选项 B 人数	选项 C 人数	选项 D 人数
1. 在家使用何种语言	侗语 50	普通话 0	汉语方言 0	侗语和普通话/汉语方言 8
2. 家人用何种语言与您交流	侗语 54	普通话 0	汉语方言 0	侗语和普通话/汉语方言 4
3. 您认为孩子先说侗语好还是普通话好	侗语 51	普通话 7		
4. 如果小学进行双语教学，您认为会影响汉语水平吗	会影响 25	不会影响 10	会促进 8	没必要 15
5. 您认为学侗语是否对今后发展有帮助	有帮助 15	没太大帮助 29	没有帮助 6	不知道 8
6. 您认为与同族或异族通婚哪个好	同族 44	异族 2	都好 7	无所谓 5
7. 与穿侗族服饰的陌生人交往使用哪种语言	侗语 28	普通话 30	汉语方言 0	其他 0
8. 在村内，有异族人在场你会使用哪种语言	侗语 16	普通话 13	汉语方言 0	侗语和普通话/汉语方言 29
9. 在贸易购物时，若对方是侗族，你会使用哪种语言	侗语 24	普通话 19	汉语方言 5	侗语和普通话/汉语方言 10
10. 在寨子以外的地方，你说母语吗	经常说 18	不说 33	偶尔说 7	
11. 你认为有必要教小孩子唱侗族歌谣吗	有必要 36	不太必要 22	没必要 0	

“语言观念是指运用语言的团体以及个人对某一种语言表现出来的行为举止和对其的价值评定”[6], 语言观念和语言使用者的态度往往影响着语言的使用。笔者通过对纪埃村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村民进行语言使用调查和语言态度问卷调查(见表 2), 发现他们的语言观念和态度对侗语的使用有着较大的影响。

本次调查问卷共设计 11 道题目, 采用问答形式开展调查, 共收回 60 份问卷, 其中 58 份为有效问卷。调查显示, 86.2%的村民在家主要使用侗语, 93.1%的家人交流以侗语为主。在婚姻选择上, 75.9%的村民倾向于同族通婚, 仅 3.4%倾向异族通婚, 这种对同族婚姻的偏好, 本质是人们对民族文化与语言环境的认同和维护, 而这种同族家庭的建构更易保持侗语使用习惯, 为母语传承提供稳定的家庭氛围。从整体来看, 大多数人对本民族的语言有深厚的感情, 但更认同汉语的使用价值, 这导致侗语使用呈现出场景的割裂——在无实用压力的家庭、村寨内部场景中高频使用, 在需要对外交流、涉及发展机会的公共场景中主动放弃。

4. 纪埃村侗语的保护措施

4.1. 健全侗语保护机制

当地政府应当加大力度, 为侗语的保护提供政策和制度保障。首先, 应坚持通用语普及与侗语保护并行, 保障人们学习和使用侗语的合法权利。其次, 领导地方财政设立侗语传承专项经费, 用于教材编写、传承人补贴、侗语资料采集等, 在整理纪埃村本土侗语词汇、语音, 编制简易乡土词汇手册时, 应减少不必要的汉语借词, 保护南部侗语古音特征。同时, 鼓励社会捐赠, 使文旅产业的收益反哺于侗语保护工作。最后, 引导师范院校设立侗语专业方向, 培养本土侗语教师, 提高教师岗位津贴, 同时, 常态化开展歌师、哏师、侗语能人进入校园培训并授课。针对部分家庭侗语传承弱化、年轻父母有意识或无意识以普通话作为第一语言与孩子交流等问题, 应当推行家庭母语激励计划: 村委会、学校联合开展“侗语家庭”评选, 对坚持家庭全侗语交流、能教孩子侗歌童谣的家庭给予表彰和小额物资奖励。此外, 还可以组织村里侗歌哏歌师傅、老人组建“母语家教队”, 利用周末、寒暑假时间免费教孩子侗语, 弥补父母传承的缺位。

4.2. 提倡校园侗汉双语教育

李儒忠(2009)认为, 语言观念是影响双语教育的重要因素, 青少年作为侗语传承的主体, 应当及时转变语言观念, 夯实双语教育的基础[7]。纪埃村内设有幼儿园和小学, 因此在学前和小学这两个阶段, 可以开设侗歌、日常口语课程, 扩大孩童的侗语使用场域, 使侗语表达更加流利、准确, 修复侗族代际传承的断裂[8]。针对村民对侗语价值认同偏弱、实际用处少、学习意愿低等问题, 可以在村小学、幼儿园双语教学中, 不再只教简单词汇, 而是开发侗语 + 本土文化校本内容——用侗语讲述纪埃村鼓楼、水井等故事, 唱本土童谣、敬酒歌、拦路歌, 认传统农具、草药、节庆词汇, 让孩子意识到“侗语承载家乡历史文化”。同时, 让村内的歌师、母语能人教授课程, 既实现校园普通话和侗语同步推进, 又让一小部分村民得以就业, 减少人口外流, 增加侗语使用人数和使用频率。

4.3. 发展文旅产业

纪埃村以传统农业种植为主, 自产自销, 除了外出务工外没有其他产业收益, 加之民族文化保留较为完好、民间文艺氛围浓厚, 因而可以适当发展文旅产业, 不仅有助于侗族文化、语言的保护与传播, 而且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村民们在家就能就业, 减少了大量的人口外流[9]。一方面, 通过推出侗汉双语绘本、侗歌唱片、侗语文创周边等措施实现文创开发, 另一方面, 通过打造侗寨景区、侗汉双语标

识、侗歌侗戏实景演出等措施实现旅游业开发。文旅产业融合开发,进一步反哺侗语发展,增强侗语的活力。更具体地说,可以依托水口镇和黎平县民族文化资源,借鉴周边肇兴侗寨及堂安侗寨文旅经验,打造以侗语为核心体验的微文旅项目:开设侗语沉浸式体验坊(学日常用语、唱侗歌、讲侗语小故事)、侗语导览村寨路线、侗语非遗传承人直播,让村民直接看到“懂侗语、会侗语、说侗族能获得收入”,从根本上扭转“母语没用”的认知,提升侗语的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5. 建议实施的风险与规避策略

5.1. 传承政策与教育的风险与规避策略

由上级统一设计教材、模式,可能不贴合纪埃村侗语的实际情况,这将导致村民不认可、不配合,传承活动难以持续。此外,靠项目、计划、拨款维持侗语传承活动,一旦资金结束,传承也将停止,无法解决代际传承根本问题。因此,为规避此类风险,应当坚持村民主体及本土主导,所有教育内容、传承方案必须广泛征求村民意见,使用本村实际语言材料。同时,应当建立低成本、可自我维持的传承机制,以“家庭-村寨-学校”三点联动,让侗语回归日常、自我循环、长期延续。在家庭内部,倡导“在村内说侗语,在村外说普通话”,不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单纯靠习惯形成;由祖辈和父母教童谣、侗歌、祭祖话、农事用语等,实现零成本母语代际传递;村委会简单挂牌“侗语家庭”,以荣誉驱动,无需资金。在村寨中,村委会及村内教师联合组织村中老人口述记录核心词汇,形成纪埃村口头词汇库,无需印刷成书,减少母语传承成本;春节、鼓楼对歌等场合强制使用侗语主持、对唱,让侗语与侗族文化绑定。在学校,教师只教本村词汇、侗歌、地名、习俗,不使用统一教材;鼓励孩子用侗语介绍村寨、采访老人,真正提高侗语的日常使用率。

5.2. 文旅开发的风险与规避策略

文旅开发可能将侗语简化为几句口号、几首表演歌,日常交流、传统词汇继续消亡,导致侗语使用与传承成为一种舞台艺术表演。此外,为迎合游客,大量使用汉语、通用侗歌,纪埃村本土侗语特征将进一步消失,变成“标准化旅游侗语”。从经济层面来看,文旅收益免不了落入少数人手中,多数村民未获得实际好处,语言价值认同无法真正提升。为规避以上风险,首先,纪埃村侗语应坚持生活性传承优先于表演性展示,文旅项目必须包含日常侗语使用、家庭对话与村寨交流内容,不把侗语简化为旅游的道具;项目收益优先用于村寨日常母语传承,而非仅用于表演。其次,明确以保护本村侗语本真性为底线,邀请语言学者参与项目设计,严禁为旅游随意改造语音及词汇;优先开发以本村侗语为特色的差异化产品,不照搬其他侗寨模式。最后,建立村民共营机制,优先聘用纪埃村村民担任讲解员、传承人,收益公开透明,让普通家庭切实从侗语保护中获益,增强村民侗语保护与传承的信心。

6. 结语

纪埃村语言使用状况调查体现了当前侗语的发展现状:一方面,村民对侗族文化的深厚情感与强烈民族认同,为侗语保留了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水平提升,村民对语言实用性的考量逐渐占据上风,很多人在村寨以外的场合完全放弃使用侗语而改用普通话。这种强烈情感认同与使用价值否定之间的矛盾,使侗语的使用呈现出代际差异与场景萎缩现象,侗语活力进一步减弱[10]。本研究通过调查和分析纪埃村的语言使用状况,不仅丰富了侗语社会语言学资料,而且给纪埃村侗语提供了一些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有助于推动侗语的保护与传承。总之,语言的传承需要广大群众的长久努力,希望社会达成共识,助力少数民族语言拓展使用空间,实现活态传承。

参考文献

- [1] 龙耀宏. 侗语研究[M].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3.
- [2] 范俊军, 宫齐, 胡鸿雁. 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J]. 民族语文, 2006(3): 51-61.
- [3] 梁敏.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侗语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0.
- [4] 肖亚丽, 龙向平. 黔东南方言与侗语、苗语的语法接触现象[J]. 贵州民族研究, 2016, 37(12): 201-204.
- [5] 王佳佳, 关红英, 王婷, 等. 鄂伦春族的语言使用现状调查及分析[J]. 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4(3): 34-40.
- [6] 王琼. 语言与语言观念试析[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11(12): 92-94.
- [7] 李儒忠. 语言观念与双语教育[J]. 新疆财经大学学报, 2009(4): 9-15.
- [8] 谭厚锋. 侗汉双语文教学·侗族大歌·侗民族综合素质——以贵州省宰荡行政村加所小学为例[J]. 教育文化论坛, 2012, 4(4): 95-103.
- [9] 张俊英, 丛嘉旭. 青海多民族聚居区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效应研究[J]. 长春大学学报, 2026, 36(5): 57-60.
- [10] 周天天. 云南凤庆县俐佬彝族双语使用情况调查及分析[J].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8, 38(2): 52-56.